

史記索隱（四）
史記短長說



史記短長說

王世貞撰

中華書局

2121

1
:374史

60442

記
索
隱
四

司馬貞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史記索隱（及其他一種 共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史記短長說

此據海山仙館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史記短長說集

先漢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惟恐闕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釋泉嘉泉二公更廣蒐華籍集其大成爲評林一書王弼洲所謂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瓊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龍潛以二公不錄其評爲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曆甲戌至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久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軋之故爲世所罕觀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博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冰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弼洲疑爲戰國逸策又疑爲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定論也余觀塞泉子之教荆卿建成侯之飾四皓事詭而識超謀譎而論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爲之則其爲戰國逸策而漢士增益其說無疑也余獨異評林之成在萬曆丙子冰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耶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吳興凌鳴喈覺甫氏識於東林講舍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豪竹冊一委。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敍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贏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爲建成侯。僞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雖渙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僂。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縱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開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講於魏。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

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張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爲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爲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酖。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鴈羣臣而命之監曰。醉適解。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構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爲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爲疥癬也。置之均已。王而亦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傳君所悉也。惟懼日夜不忘嚙齧穢。異日安能頽首而事之。今傳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懼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爲壽。儀曰。諾。他

日見昭襄王。王曰：「憚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爲羅施鬼方，其人若狼狽，若蠶，又若偃，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刀血，濡續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卽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陰月不敗者，爲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憚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卽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憚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劍。蜀侯憚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衡也。夫天下之精爲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爲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爲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竈燼，籬折案廂，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斟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且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決榮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宴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

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觀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爲貨乎。信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爲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潁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沛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懼。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賈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賈。今秦無他賈。而王無他賈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爲燕謀齊也。燕師顛。騎却破。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爲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煖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曰。者吾不能事宗國。頗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圉之役。以爲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問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煖曰。君何患焉。吾請爲君三東其客。而辟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辭。三往而齊

請因盟。乃屬其客勝。陽爲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救也。夫奔鬯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卽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如韓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爲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請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憚。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煖乃使以二乘爲秦裝也者。而閒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爲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忤忤焉。懼辱其社稷。以爲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爲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盡之繁善。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蓋之繁善。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爲薛公曰。淳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滙

維之東奄姑攝以爲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爲外疆以界齊。江漢之滸。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爲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賓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爲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贖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爲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旣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鴻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彌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邊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觀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觀在燕者也。胡以不觀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夫燕收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收趙卽勝之，是齊趙而遠秦舉也。禍且鄰我，卽勝趙而舉之，得齊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卽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應，遂以有鄰伐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輻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宅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蠆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股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

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躡暴虎，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爲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爲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鄆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人策也。夫客卿之所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道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臚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國吾敵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畿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宋亥曰：不然，公子不觀夫羣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羣鹿併力而

負隅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據虎未有不勝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鬻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爲長。進退之節。孰爲之金鼓也。利執行賁。不利執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爲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舊之伴退以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爲十覆。以待戰酣而四圍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陵。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爲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恆以爲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爲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恆以爲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爲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爲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崤函游士之軼入境。而韓趙超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綏哉。從衛之利害。割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施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纖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買師見而慙之，脫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鬚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頰之珠，報漁者乎？報買人乎？王曰：買人哉！客毋爲隱也。買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鱸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爲吾之爲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爲人蜂目長準，鸞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競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搯人首而肉之，右挾俘虜，百厲百決。楚王矍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爲狐狸紛驅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是以齕齕人，思又爲後魔若駁逐之，後魔駁因是以齕齕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蠶，得而脯醢之，諸國羆豹也。秦則後魔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爲得之，其蜂目長準，鸞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爲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得所欲爲得之，能無從與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搯人首而肉之，右挾俘虜，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爲得之，爲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蜜肌，以旦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渭之衝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謹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士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掠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讎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讎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道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蜚，毒其吻，荆卿踴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讎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狗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